

台灣民間信仰中的補春運儀式 ——以北部正一派道士所行的法事儀式為例*

許麗玲

台灣民間每逢農曆春節，從大年初二開始，無論是地方上的廟宇或是私人經營的神壇，都設有為民眾補春運的儀式，每一年都會引來大批的信徒，前往補運的人潮往往要到元宵過後才有稍減，不過整個補春運儀式則可持續到月底。此種吸引大批信眾的儀式，也為廟宇及行使儀式的神職人員帶來大筆的收入，甚至是一整年的主要收入，例如台灣北部大多數的正一派道士就是以開春的補運儀式及平日的小法事為主要的經濟收入。

北部的正一派道士所傳承的儀式有所謂的「道法兩門」，二者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儀式傳統。「道」指的是道教儀式，例如：醮典及禮斗法會等大型的儀式。而「法」指的是法術儀式（或巫法儀式），其儀式內容大多是屬於驅邪治病的範圍，除了一些較大型的如：「法場」、「祭路煞」等儀式，會到事主家中或出事的地點去做之外，其餘都是日常在社區廟宇或道士自家的道壇中所行使的驅邪法事。這類法事儀式的規模都不算大，通常從五分鐘到二、三十分鐘不等，其對象也有別於道場祈福儀式以信仰圈或生活同體為主，而以家庭或個人為主。補春運儀式即是屬於小型的法事儀式，因此文中在描述儀式過程時，又會以「法師」來稱呼行使儀式之人（註1）。本文以台北市大稻埕媽祖廟的駐廟道士所行的補春運儀式為對象（註2），主要探討這項儀式在春節期間舉行所具有的時間意義，進而分析中國民間傳統的時間及時序觀。另外文中也透過儀式過程的描述，分析法事儀式中驅邪除煞的象徵意義。

*本文曾在一九九八年二月份於中研院民族所「台灣民眾宗教系列演講會」上初步發表

一、過年、流年及補春運

翻遍各種台灣民俗節慶的書籍與文章，都找不到有關新春補春運的記載，根據媽祖廟的朱道長（註3）所言，補春運儀式的由來與依據是：農曆正月為三陽開泰之際，也是補運的最佳時機，台灣北部靠近基隆、宜蘭、礁溪一帶（大多為漳系移民），有在新春期間延請法師到家中作大型補運儀式的習俗，此稱為「補乾（）運」。至於現今在廟宇及道壇中的小型補春運儀式，則是近二、三十年來才普遍盛行的。如果要對這個儀式作歷史上考證，則可從目前觀察到的補春運儀式中所祭送的神煞來看，這些神煞都是中國傳統星命術中的星名，其歷史淵源根據侯錦郎在“The Chinese Belief in Baleful Stars”一文中所作的考證（註4），可追溯至先秦戰國時代。本文的重點乃是在探討儀式本身的象徵意義，所以只就目前田野所見的作為討論的對象。補春運儀式普遍見於台灣南北各地，這個儀式也可見於春節期間之外，一般稱為「補運」或「祭改」。之所以著重在新春期間舉行，主要是因為過年時民間有安太歲的習俗，但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如果從年節這個特殊的節日時序來探討，補春運儀式蘊含有相當豐富的時間象徵意義。

首先要探討的是時間的意義，為何在農曆的新春正月舉行這種驅邪儀式？這又與民間一般在新春期間謹守各式禁忌，唯恐觸犯諸多不祥的心態有無矛盾？首先我們從字義上及本地民俗來探索「年」及「過年」的時間意義，另外則要探討在台灣民間信仰中十分重要的「流年」觀念，以了解個人的命運乃至家運和整體宇宙時間的運作關係。

(一)過年

「年」在說文的解釋是「禾熟也」，意指冬末農作盡收的時序，是以大地的季節及農作的收成來區分時間。這在台語中就更明顯了，台語稱一年為「一冬」，指的就是這種季候時間。另外年又可稱為「歲」，而

「歲」指的則是歲星運行一度的時間，「歲星」即是木星，根據文獻考證（註5）可知最晚約在戰國時代就發現歲星運行黃道（即太陽行經的軌道）一周的時間約為十二年，因此就將歲星運行一周天的路徑分為十二段，名為「十二次」，歲星每運行一「次」也就是一年。傳統民間的習俗中，各種年節慶典中以過年最為受到重視，除了在年前歲末就有許多習俗及食物的準備之外，過年夜的全家團圓及大年初一人人見面還要互道「恭喜」。關於這點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傳說（註6）：年是一個怪獸，它會在歲末冬尾時吞食人們，後來人們得知以桃符、鞭炮等物可以厭勝此獸，因此每到過年家家戶戶就在門前掛桃符、放鞭炮及敲鑼鼓，而人們碰面時也會心喜安然逃過年獸而互道「恭喜」。這個傳說及過年期間種種的禁忌，充分呈現了過年所具有的「過渡儀禮」性質，如果以Van Gennep的理論來看，則更可看出其象徵意義。Van Gennep所提出的過渡儀禮一辭其法語原文為「Rite de passage」，「passage」中文譯為「過渡」，而法語中此字除了有代表特定時間的意思之外，尚有「通道」、「渡口」等代表某一特定地點之意，另外還有一個同字根名詞「passe」也有「關卡」、「關口」等意義。再者，過渡儀禮又可見於個人或群體生命中的危機時刻，所以也可稱之為「Rite de crise」，中文譯為「危機儀禮」。總而言之，台灣民間在過年後的補春運儀式，不論是就宇宙時序的關口（如過年）而言，或是人類生命時序的危機（如下文將提到的流年不利），都符合了上述的過渡儀禮的理論範圍，在儀式過程中，我們可看到處處充滿了豐富意涵的象徵，例如：儀式中需要「祭關限」即是一端。

(二)流年與補春運

民眾根據何種理由前往廟壇行補春運的儀式呢？這又與中國傳統的星命學說有所關連。每到年末交春之際，台灣民間就會出現大批印贈的農民曆，同時書店報攤也販售有比農民曆還要詳細的通書（或稱皇曆、黃曆），這些曆書除了標示傳統天文學所推測出來的節氣以供農作參考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用途，那就是流年的推算。星命術中所謂的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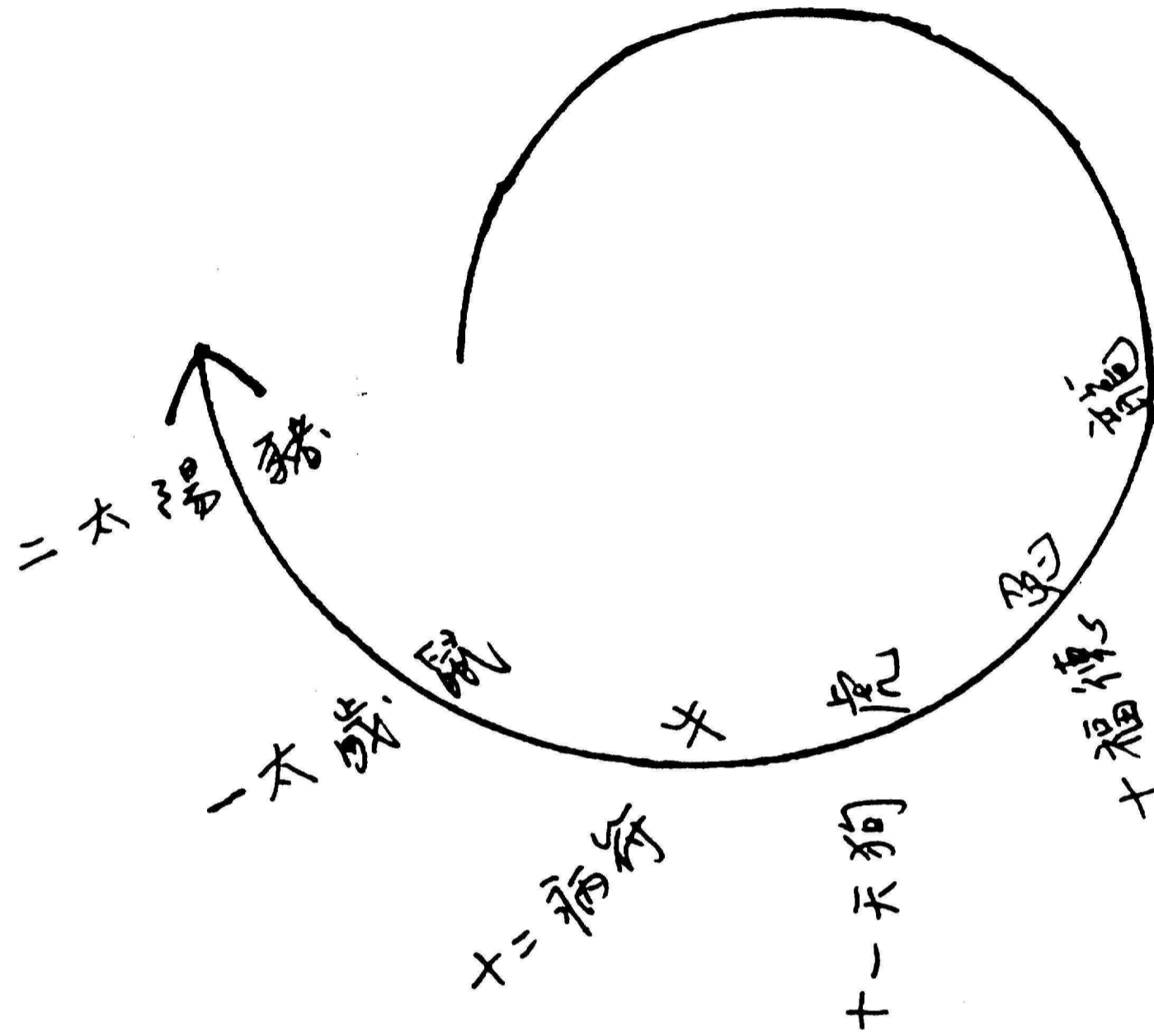
即是算命的當年，而「流年」的「流」在字意上應作「輪流」或「流轉」解，指的就是星命術中年運的循環。我們常可在台灣的大小廟宇及私人神壇中，看到一種型式簡單的流年圖，以下就是台北市大稻埕媽祖廟所看到的流年圖（參見附錄一）：

一進媽祖廟裏，在大殿供桌顯眼處就可看到一張印在桃紅色紙上的流年圖，這是駐廟的道士朱堃燦所印的，這張流年圖也就是朱道士每年為人補春運的理由依據（註7）。上頭是以十二生肖為排列順序，每一生肖包含八個年歲，也就是說從一歲的新生兒到九十六歲的老人，今年的運氣都涵蓋在這張圖中。再從圖右的文字來看，除了寫明地點是大稻埕媽祖廟（「媽祖宮」），還有介紹其本身為：「道士朱建成（堃燦）」，此外還寫明其職務所司：「朱明理擇日館」及「擇日、命卜、專門吉事」。從這兒我們可看到朱道士除了行使道法儀式之外，還兼學有五術中的命相（尤其是星命術）及卜卦。

從這張流年圖中，可以看到在十二生肖底下分別排有十二個輪值的神煞（註8），這些神煞也大都出現在祭改儀式的唸辭中（註9），依序（由當年生肖算起）是：一太歲、二太陽、三喪門、四太陰、五官鬼（五鬼）、六死符、七歲破、八龍德、九白虎、十福德、十一天狗、十二病符、十三飛簾。這些神煞都是星命術中的星名，其實星命術中的神煞數目相當繁多，應該不止這些。北部正一派道士在行使祭改儀式的唱唸中，也會提及這十二個流年的神煞——其實應是十三個。之所以會有十三個，是因為這些神煞不只代表十二生肖的流年運勢，同時也代表十二個月份的運勢，而第十三「飛簾」星則代表閏年多出的那一個月份。

這十二個神煞的排法是從當年的生肖開始算起的，圖中就以今年的生肖「虎」為太歲所在，因此屬虎之人在年初時需得安太歲，流年圖的最下一欄則列出當年的運勢歌，比如屬虎之人今年的運氣是：「太歲當頭座，無災必有禍。寧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宜安太歲星君保平安。」接著，第二太陽則排在右邊的牛生肖，以此類推。換言之，十二神煞的次序是不變的，其運行的順序是由十二生肖分別依順時針方向進入十二流年神煞之

中，以圖表示應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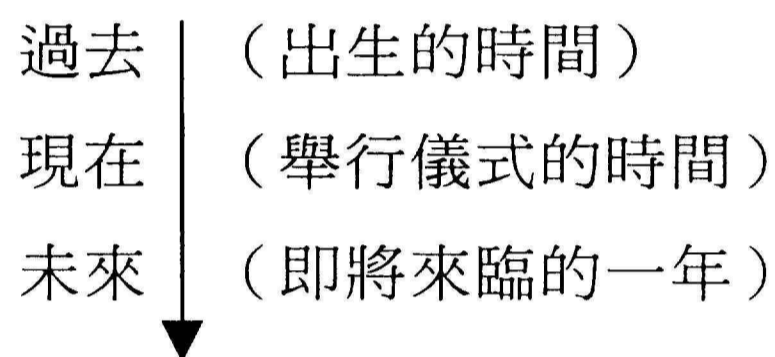


(繪圖：高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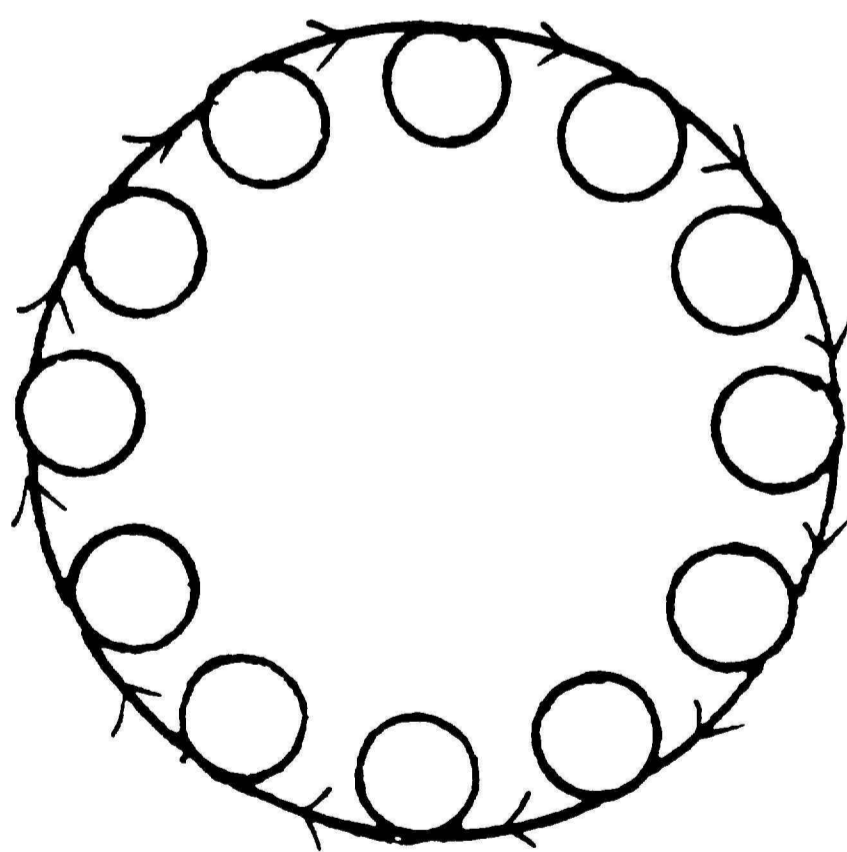
上述十二神煞在民間最常被提及的是太歲、五鬼、天狗、白虎等四個凶星，侯錦郎的文章中就對這些凶星信仰作了十分詳盡的歷史考證，文中並也以台灣南部所收集到的法事抄本，來探討凶星信仰在台灣民間所具存的樣貌。作者在其論述中也提及，雖然民間的凶星信仰和古老的星相及星命學有關，但在民間則呈現出更簡單素樸的特質，例如太歲、天狗及白虎等凶星就脫離了不少星命的色彩，而更具體的以人或動物的形相和屬性表現出來。關於這種民間信仰的素樸特質，我們也可在上述十二神煞的口訣運用中看出，這個簡單的口訣將宇宙的時間給安置在一個循環不已的狀態中，這個時間循環所包括的範圍可說上至國家、小到個人。因此前來廟宇的民眾在參考過這張流年圖之後，就會明白今年自己及家人要作何種儀式來「補運」。所以補春運雖然也是屬於驅邪儀式，但是唯一不同於其它常見的驅邪儀式之處是：補春運儀式是防犯未然的儀式，而其他常見的驅邪

儀式則大多是事後補救的法事（註10）。

在整個儀式中，最重要的是民眾必需提供自己及家人的生辰八字，以便法師為他們書寫補運的疏文。此處我們可以看出其象徵意義：過年是一個宇宙時序的門坎，而代表個人命運的生辰八字也是來自天體運作的規律，藉由儀式的運作，又可將三個不同的時間聯接在一起；那就是過去、現在及未來。八字代表的是過去發生的某一特定時段（個人出生的時間），而舉行儀式的過年時節是現在的時間，透過儀式則可對未來（流年運氣）發生影響。如此我們可以用下圖來表示這三個時態的關係，這應該是一個直線的形式：



但是很快地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圖是無法完全解釋中國傳統的時間觀及生命觀，主要的關鍵在於傳統的時間觀念是循環不已的，也就是說上圖的流年平面圖比較接近這種傳統的時間觀，更完整的應以下圖來表示：



（繪圖：高宇衡）

上面的圖表可說是中國傳統民間的時間觀，呈現的圖形是封閉的十二個向右旋轉的螺旋體。因為按照十二流年的觀念，時間的循環是每十二年

就會再回到原點，也就是說時間的意義既非無限的直線向前，也不是無限延伸的旋繞，而是有限的、封閉的（每十二年回到原點）循環。在循環範圍之內的就是我們所認識的時間，但那是「有限」的，至於「無限」則存在於循環之外。因此所謂的時間指的是可知的（或是可預知的）、有秩序的生命存在的狀態，相對於時間之外的則是無限、不可知、非存在的，或是非生命、無秩序的混沌狀態。這使人聯想起常見的輓聯用語：「一別千古」，這個成語十分清楚地表現上述的時間觀，也就是說無限的、永遠（千古）的時間是死亡（或是非生命）的狀態。因此，年節或是個人生命中的某一年紀（如逢九這個數字），可以說是時序循環的重要關卡，亦即時間存在的保證。因為時間之外是危險的，所以年節也是最為危險的時刻，因為在這些關口上（註11），生命有可能被拋出時序的循環之外，而舉行儀式正是爲了要確保個人及家庭或是整個生命共同體，重新納入循環的時序之中。

二、補運（保運）、安太歲及祭改

前文提到在生命存在的時序循環中，每一個生肖在新的一年都會遭逢到不同的神煞，而這些神煞正是流年的輪值者，或是說它們即是時序循環的本身——沒有十二神煞也就沒有時序的循環。但是十二神煞卻又是威脅生命存在於時序循環之中的因素，在這十二個神煞中，有些屬性比較凶惡；例如：太歲、死符等等，有些看起來又是相當吉祥，例如：第八的龍德星，即是上文所附的流年圖中的「紫微星高照」。但是如果再詳細地參看龍德星底下的註解文字：「雖是勞心並勞力，一年四季利汪洋，莫道小舟將到岸，須防一陣宿山風，有喜逢安安且貴，無喜事端來」，文字中卻又透露出吉中帶凶的意思。由此可知，只要是存活著，不論流年的好壞，都有其凶險。但是如上文所言，這些凶險又是時序循環的本身，因此根本無法將之消除，因為如果神煞消失了，那麼生命的時序循環也隨之消失。

如果無法使存在於命運之中的神煞消失，那麼補運及祭改的儀式，究竟是如何才能達到消災解厄的目的？我們將試著分析儀式的過程及內容，或許可以掌握到驅邪法事儀式的運作契機。

(一)補運

其實補運儀式不一定在春節期間才有，民眾平時只要感到有需要，也可到廟中或私人的道壇中行補運儀式。補運又稱保運，因「補」與「保」諧音，所以常混著講，若不細聽還真分辨不出，但是在附錄一的流年圖上我們就看到寫的是「保」運，兩者其實都有意思，若細究語意則可發現其區別在於主詞的不同，說「補運」者大多為一般民眾，因為唯恐流年不利，所以需得補救一翻。而說「保運」者則是施行儀式的法師，因為他們在儀式中，以疏文及禱祝為民眾向神明（神明的身份視所在地點而異，如在媽祖廟就是媽祖）祈保運途無礙。

補運既是儀式的統稱，同時也是整個儀式中的一段。筆者在大稻埕媽祖廟的觀察，發現整個補春運儀式還包含有三段不同的儀式：補運、安太歲及祭改。全部的儀式都在媽祖廟的右側供奉註生娘娘的偏殿進行（註12），以下就是第一段儀式——也就是「補運」的過程：

信徒在交待過家人姓名、地址及生辰八字之後，法師即手持寫好的疏文，在註生娘娘殿中左側，一張供有觀音菩薩、媽祖、福德正神等神像的供桌前，展開第一段的補運儀式。首先信徒將金紙一份；其中包含有：大壽金、小壽金、改連（補運）錢及刈金，以及麵線和龍眼乾各一包放在供桌上，然後站在法師的後面持香跟拜。法師則右手持鈴，左手持淨板，一面搖鈴一面唱念召請神明，而在每個唱念的段落時則拍打淨板。以下就是這段唱唸的內容：

道香德香無為香，清淨自然妙當香，願此香煙通法界，無量無邊香供養。道由心合，心遐香篆，香爇玉爐，心存帝前，真靈下盼，仙佩臨軒，今臣關告，速達參天，爐內真香，恭心拜請，請到天地神

門，日月三光，昊天至尊，金闕玉皇上帝，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上元一品賜福天官紫微大帝，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陰大帝，乾元四品火官大大帝……

如此依序召請神明來臨，然後宣讀疏文事因。接著將杯筊放在疏文上頭，再由事主捧著疏文卜擲杯筊，祈求神明答允庇佑，如果得不到聖筊，法師還會在一旁說好話，例如：「陰杯陰微微，神笑人歡喜。」若是一再得不到神諾，那麼還得提醒事主是否有什麼該注意之事，或是應向神明許下何等的謝願等等。總而言之，無論如何是一定要得到聖筊才能再繼續下一段儀式。而當事主卜得聖筊時，法師則以欣喜的口氣大聲地說：「一杯見聖，歡喜有感應。」在這樣的氣氛下，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出法師作為人神中介的角色，並且了解，整個補運儀式的主要態度其實就是處處的「協商」，而這種協商的態度不止見於第一段祈求庇佑的儀式，就連最後的祭改儀式也是同樣的態度——只是在方法的運用上有所不同而已。

事主卜得聖筊之後，法師接著手持淨板拍碎龍眼乾的外殼，一面口中唸著：「龍眼褪殼褪伶俐，事主一家大小吃百二」，然後將金紙及疏文交付給事主到廟中的金爐中燒化，至此儀式告一段落，而麵線及龍眼乾就由事主帶回去食用。這一段儀式中，最主要的就在卜筊的時刻，如果信徒一下子就求得聖筊，臉上也隨之出現欣喜的表情，而連擲數次不得之人，最後終於求得神諾之時，也都會出現如釋重負的表情。法師通常會根據卜筊的情況，叮囑事主今年要更加注意那些事項。這一段透過擲筊卜得流年順利的懸宕過程以及褪殼的龍眼乾，也都具有明顯的通過關口的象徵。

(二)安太歲

前文提及侯錦郎的論文中，對於台灣民間的凶星信仰有相當深入的探討，其中論及太歲的信仰可以上溯至先秦。「太歲」又可稱為「歲陰」或「胎歲」，其由來是：古代星相家因為歲星繞行黃道的方向是由左而右的逆時針方向，這與由右向左的十二宮方向相反，為了方便紀年起見於是有

了太歲的說法，認為有一顆和歲星運行相反的看不見的太歲星，而這顆太歲星由於直接關係著每一年的紀年名稱，所以星命家又相信祂主宰著當年運勢，並且又因為其為歲星之陰，其氣屬陰，因此也是主宰凶逆之氣的凶星。最早的太歲應為十二個，分別輪值在黃道十二宮中（註13）。但後來由於天干地支的配合，於是有了六十甲子本命元辰之說（註14），並且發展為現今的六十值年太歲。太歲是當年最凶惡的神煞，並且也掌管著十二個凶星，若是流年裏沖犯太歲，不論是正沖（該年為本命年者，如肖虎者今年為本命年，則正沖太歲）或是偏沖者（註15），都要作安太歲的儀式。「安」字在此的字意可以相當多重，有「安奉」、「安鎮」及「安撫」等，安奉及安鎮指的是將值年太歲的名諱寫在符上，安在神壇中（除了可在廟宇及道壇安奉之外，也可安在自家宅中），以安鎮當年的神煞，使之不敢為害。至於安撫的含意，則隱藏在更深一層的象徵意義中，這可從下面儀式過程的分析中看出：

首先法師必需敕符，視事主一家有多少人需要安太歲，就得敕多少張太歲符。符的上頭寫有：「奉安某年太歲某某藏蓋某某某三魂七魄」等字樣。敕符的儀式過程很短，只在第一段補運儀式結束時於神明的香爐上旋繞三次，然後再由法師將太歲符貼在設於神殿右側的太歲神位（是一張大型的紅色符令，其型式和小的太歲符大致相同）旁。當法師行此儀式時，口中還要低唸著：「開天門閉地戶，留人門塞鬼路，破鬼心穿鬼肚，藏魂蓋魄，人不知鬼不覺，神兵急急如律律令」。貼完之後事主再持香朝拜。拜太歲的金紙是大壽金，供品是較高價格的進口餅乾（這些都在廟中有售），拜過太歲的餅乾也可帶回家吃。

從祭拜太歲的金紙及供品可以看出太歲的神格不低，市面上流通的通書也說太歲是：「地神中最有力的年神」，或說：「太歲為百神之統，俗謂之年中天子」（註16）。雖然太歲的神格不低，但是其屬性仍是煞神，是台灣民間所謂：「屬陰的」，因此其神格仍比媽祖等保護神還要低，這可從太歲桌位於右側，而保運諸神則位於左側的方位安排看出。關於太歲

的神格及屬性，侯錦郎的論文中也有相當篇幅的探討，文中也以台灣南部祭改的補運錢來探討太歲的神格。台灣北部並不流行這類補運錢，但侯氏的論證有助於我們了解：南部用來燒給太歲的補運錢上頭繪有太歲的模樣，那是一個一手持劍，一手持人頭的兇煞之像。在星命術的說法及上述有關太歲的文字記載中，都可看到太歲是主刑戮的凶神，沖犯祂可能導致生命的危險。面對如此可怕的危機，儀式的處理方式是將之直接藏匿在凶煞之下，此舉也符合了星命學中所謂的「太歲可座不可犯」之說。也就是說若要轉化厄運唯有藉由法術，而法術的原則是：由於命中沖犯大凶——因太歲統領百煞，所以唯一可躲藏之處也就是所沖犯的對象。因此在儀式中我們見到流年中犯太歲的民眾將其姓名藏寄在太歲的名諱之下。類此藏寄的儀式也可見於另一小型的法事：「蓋魂」，不同的是流年中需行蓋魂儀式者（註17），只需將自己的魂魄藏在媽祖這類保護神的爐中，而犯太歲者卻要冒險藏於最凶險之處。不論如何藏寄儀式都有使自己在時空中消失的用意，前文提到，所謂的時間之外指的是非時間的無限，也就是非生命的死亡狀態。因此無論是安太歲或是蓋魂儀式，都是當事人象徵性的死亡。更由於太歲是惡煞的元首，也是致命的凶神，所以安太歲儀式將沖犯者藏寄在太歲之下，也就具有納命以安撫凶惡神煞的象徵意義。

(三)祭改（送）

流年圖上寫的是「祭送」而非祭改，不過在口語上，仍是較常說祭改。「祭」這個字在台語的發音上又與「制伏」的「制」同音，我們也可看到上述的流年圖中有「制喪門」、「制病符」等字語，而台灣民間也常可見到「制改」或「改制」等說法，指的就是祭改的儀式。從字面上來看，「祭」指的是供品的祭拜，而「制」則是偏重於儀式進行中的法術部份，也就是用法術制伏危害的神煞。至於「改」依其字面來看，則是指透過法術儀式來改變命運，但是台語的「改」又和「解」同音，作解字來看，則有解除（厄運）之意（註18）。前文提及，流年中所沖犯的神煞也

正是時序循環的本身，因此命中所沖犯的應是無法可以改變才對，而民間的祭改儀式從字面上看來，卻又有「改變命運」之意，這之間豈不矛盾？如果從上一段安太歲的儀式來看，就可以發現，安太歲的法術機制主要是「藏蓋」——也就是躲避之意——既然命運是循環的，那麼只要躲得過當前的災厄，自然就會有「時來運轉」之日。然而我們又知道藏蓋的法事儀式，同時也具有當事人象徵性的死亡之意，如此一來，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推論，民間的補春運儀式之核心機制事實上是：使厄運提早在儀式時空之中發生。正因為是儀式的時空，所以也是象徵的時空，換句話說是個可以人為操控的時空；這也是法術（或巫術）儀式和宗教祈福儀式最大不同之處（註19）。因此雖然儀式的過程如卜擲杯筊及安太歲儀式中的藏蓋，在在都充滿了危機重重的張力，但也都在法師的調停及法術的運作之下化險為夷，如此一來，就更貼近解除厄運的意思。至於危機是如何具體地在象徵性的儀式時空中發生，也許從下面的祭改儀式過程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這段儀式是整個補春運儀式的最後一段，也常被安排在大型的法場補運儀式中（註20），只是在法場儀式中，供品的擺置是朝外放在大門口的地上，法師是蹲踞在地上進行儀式。在媽祖廟中所觀察到的儀式，其地點也由戶內改到戶外，法師則站立著進行儀式：在註生娘娘殿的外面右後方放有一張桌子，上頭擺滿了需要祭改的民眾所置放的紙糊「關限」，另外還有祭改的祭品：小三牲或餅乾。所謂的小三牲是由一小塊生的豬肉（五花肉）、三塊豆干及三個生鴨蛋（也有人以皮蛋取代）所組成的。餅乾則是市面上最常見的較廉價的「可口奶滋」。從食物祭品我們可初步了解祭改儀式的對象應是屬於較低位階的小神，更因為小三牲是生的、帶血及屬陰的（生食屬陰、熟食屬陽），所以祭拜的對象性質應是凶惡（嗜血）及屬陰的煞神之類。再從紙糊的關限來看，這些神煞的身份就更清楚了：紙製的關限是硬紙板彩色印刷的一個類似城門的建築，上頭是雙龍搶珠的飛簷，在城門之中站了一個童子，那是兒童過「童限」時的童子替身。另外

還有依實際祭改的民眾之性別而放置的男、女替身（薄紙單色印刷的男、女人像），除此，還有彩印的天狗、白虎及五鬼。在關限之中還有祭改用的紙錢，其中包含有「改連真經」、「經衣」及「小銀」。這種紙板印製的關限在北部的金紙舖中十分常見，也是民間祭改儀式中必備的紙紮。在關限中的人物，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性質，一是危害的神煞，另一則是替事主受災厄的替身，而整個祭改儀式就是以這兩個人物為主來進行的。另外，要參與祭解的民眾還得準備衣服，放在紙紮的關限前面。

儀式開始，法師站在儀式桌前，一面搖鈴一面請神，首先召請各路煞神：

天纒纒、地纒纒，天狗白虎五鬼煞神關限歲君宮門一齊開。天纒纒、地纒纒，天狗白虎五鬼煞神關限歲君宮門一齊開。

年值煞神傳煞到，月值煞神傳煞來，日值煞神傳煞到，時值煞神傳煞來，早不早，遲不遲，當壇解祭天狗白虎五鬼煞神關限歲君正當時。聞著法家壇前來召請，南南屢屢（襪襪襪襪）搖搖擺擺，相刊（牽）相召上壇來。

一太歲、二太陽、三喪門、四太陰、五官鬼、六死符、七歲破、八龍德、九白虎、十福德、十一天狗、十二病符、十三飛廉煞神君，聞著法家壇前來相請，南南屢屢相刊相炁（攜）搖搖擺擺上壇來……

請神的內容還可再增添，比如說再召請：「東方青面天狗煞君、南方紅面天狗煞君……」以及「東方青面白虎、南方紅面白虎……喪門白虎、血光白虎」等等（註21），在召請完畢之後，法師就以貝殼形的銅製小手筊卜擲，以確定是否所召請的神煞都到達壇場。

等到筊相顯示所請的神煞都已到達，接著就進行請替身的儀式，法師一面搖鈴一面唱唸著：

金爐燒香金爐香，金爐燒香請聖人，銀爐燒香銀爐香，銀爐燒香聲因因，銀爐燒香請替身。搖船過撐到東河，東河東海請大（代）人，南河南海請替身，西河西海請大人，北河北海請替身，中河中海

請大人，五湖四海請替身。

接著法師以口白的方式交代替身的身份：

替身是替身，要買假不買真，深山林內一枝竹，竹仔做爾骨，紙根縛爾腳後跟，五色紙作爾身，白竹紙作爾面。要送無人愛，要買十二錢，男人替身是姓康，住在康洲康縣康家村，女人替身是姓蘇，住在蘇洲蘇縣蘇二娘。替身主代人郎，爾父母生爾五兄弟、五姐妹。大的上天朝北斗，第二落水扶龍王，第三不出厝，第四接賢人，第五文章滿腹無路用，降落凡間作替身。

接下來的口白則具有謎猜的性質：

替身主代人郎，何人曉得張乾坤，何人曉得三界輪，何人曉得水上船，何人曉得東海水，何人曉得人家厝，何人曉得上壇退（替？）三魂？

盤古先師曉得張乾坤，釋迦佛祖曉得三界輪，魯班先師曉得水上船，東海龍王曉得東海水，土地曉得人家厝，替身主代人郎曉得上壇退三魂。

有來無來無人知，憑筊看上界，聖筊到壇來。

法師此時也是以手筊卜擲，來測知替身是否已經上壇來。接著就為替身進行開光的儀式，法師手持一炷香，一邊口中喃喃唸著：

到在壇前暗茫茫，未開光未有聖，未點眼未有定，仙人開光用硃筆，法家開光用香線，天玄皇地玄皇，法家手持香條來開光。開爾替身頭中光，男人好戴帽，女人好梳妝。開爾左眉光、右眉光，男人八字開，女人柳葉眉。開爾左眼光、右眼光，目周光光看四方。開爾左耳光、右耳光，左耳聽陰府，右耳聽陽間。開爾鼻中光，鼻香味。嘴中光，嘴開闊食四方。左肩光、右肩光，災殃災厄擔擔退退出外方。開爾左手光、右手光，左手接錢財，右手放魂來，右手接錢銀，左手放三魂。開爾心頭光，七竅開通。開爾肚中光，陽間肉酒腹內藏。開爾左腳光、右腳光，二腳步輦走四方。開光開過了，也知陰，也知

陽。到在壇前我未說，爾未知，從頭一字說起來，但念……

接著，法師唸出祭改的事主的姓名、八字及地址，以及祭改的事由，然後擲手筊，直到出現「聖杯」，以確定替身將所有的災厄都替代消除。卜得聖筊之後，法師將桌上的關限拿起，在事主的身前一面祝念一面比畫著：

替身是替身，替得千人好萬人輕，自早姜太公作草人，替武吉百日難，後來陳林李三奶教人糊紙做替身。替身穿衣和某某平長平闊，和某某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擔起某某災厄出外方。退脫某某頭中有災頭中好，心腹艱難心頭消，雙手有災雙手好，雙腳災厄退消除，一身三百六十骨節七十二部位，急急退、急急消，莫留災厄過明朝，大命堅固，身體平安。

法師在唸到身體的部位時，會以關限在事主的身前相關的部位比畫過，也在末尾祝念災厄消退之時，以頓腳的方式來表示驅退災厄之意。最後法師還會要求事主對著關限裏的替身哈一口氣，除了有將事主的穢氣帶走之外，也以此表示替身有事主本身之氣，使得神煞誤認替身為事主，因此才能替代事主受災殃。

接下來法師仍是以口白的方式召請天狗、白虎等煞星，其用意則是要送走這些作害的神煞：

祖師請天狗，本師請白虎，仙人玉女請五鬼關限，七祖先師請煞神。白虎本是張家張家府，無病無痛叫艱苦，飢餐飽懶食飽叫難艱。白虎日時變作人，夜間變作虎，四支腳扛一個空腹肚。白虎天狗煞神歲君請爾壇前來食肉，有災有厄擔擔退退到大甲。食鴨蛋走遠遠，食豆干到唐山，食肉皮走西螺，食肉肥出外圍。食糕仔有花字，凶神惡煞走離離。食茶湯走遠遠，食燒酒面帶紅，凶神惡煞尋別人。食無油菜湯，有災有厄擔擔退退出外方。食飯白波波，感謝番平老鼠哥咬種子過台灣，正免替身、天狗、白虎、煞神受寒餓。

接著法師要求這些煞神「領人錢財為人消災，食人性醴為人解洗」。

之後再說明事主的姓名、八字及祭送煞神的原由，並且卜擲手筊來確定所有的災厄都已消退。最後還有一段口白則是唯恐這些煞神仍然不肯離去而唸的，這段口白的咒術性十分濃厚：

壇前斷過天狗白虎五鬼關限煞神不准某某命內相交尋，等待日頭西面出、東面落，馬發角、蚯蚓生日暘，田蛤仔發嘴鬚……。正通某某相交尋。法家引一條路乎爾走，壇前急急行，急急走，走到十字路仔口，門扇烏烏門戶紅紅，大富貴有錢人者有生醴恰大付，某某小小三牲不要來，壇前一筊斷伶俐，壇前天狗白虎爾真歹星，紅花女兒遇著天狗白虎三年守空房，讀書人遇著天狗白虎速手回家，法家遇著天狗白虎可比蘆薯（註22）遇著獺。天狗白虎請爾入面向入，送爾出面向出，要出爾就出，不出法家手執香線條打斷天狗白虎尾錐骨。天狗白虎送爾巢南投北投，成天府番仔樓，吊死貓撥（跌）死猴，天狗白虎尾影影，送一嶺過一嶺，尾粗粗奉送一埔過一埔，尾捲捲奉送有出無返（返）。天狗白虎奉送出外方，一送煞神出口廳，二送煞神路上行，三送天狗白虎五鬼關限煞神啾啾去，以後不准某某命內相交纏，變作真龍歸大海，猛虎入山林，五台山下去，五台山下去藏身。

這一段口白念完之後，法師將關限及其中的紙錢送到另設於一旁的爐中焚化，這時整個儀式也近結束。儀式最後是民眾在拿來祭解的衣服內面，蓋上天上聖母印章，這些衣服可以帶回去穿，因為蓋上神明的印章，所以具有保護作用，至於祭拜煞神的小三牲及餅干則不可再帶回食用（註23）。

我們可以了解替身的使用，應該是整個祭改儀式的重要關鍵。同時我們又再一次看到，驅邪儀式在實際的操作上，並不是硬性驅趕，而是順應煞神的要求象徵性地給予滿足，例如：小三牲及替身。小三牲也是血食，但是和祭拜神明的三牲比較起來，卻是十分地微小。在法師的口白中也明白說出，這只是小小的三牲，不足以完全滿足煞神，只是用來安撫及打發煞神之用的（註24）。而替身的使用更是明白地表現出法術中安撫的性質。至於替身究竟是誰，在法師的口白中雖然說出男女替身的姓名及出生

地，但卻是十分的空泛，有如我們日常口語中提及的「張三李四」一般。同時在法師的口白中，也提到替身是個和事主身材相當、生辰八字相同之人。值得注意的是，替身的姓名及出生地雖然交待得很清楚，但如果詳細了解也會發現是同樣的空泛。在蘇州或康州這種中國南方的大城中，姓康的男子或是名叫蘇二娘的女子，可以說到處可見，但是要找到一位和事主同身材、同生辰的則是萬中選一。那個人有可能是誰呢？這是個謎，而我們也看見法師在法術的過程中就用上了謎語，究竟謎猜的用途何在？首先，謎語本身具有吸引注意的作用，因為它具有趣味性，再者，我們在法師的謎語中，看出這是個陷阱謎猜，它先是要聽者（也就是替身或代人）猜出誰知道「張乾坤」（乍聽之下是個人名，其實是「開張乾坤之意」），接著要猜誰知道「三界輪」、「水上船」、「東海水」、「人家厝」等，在這之前法師也曾提及（恭維）替身是個「滿腹文章」之人，因此要猜出謎底並非難事，而陷阱就在當興味正濃的替身猜中了所有的謎語，同時也將自己的命運給道了出來，因為最後一個謎就是「何人曉得退（替）三魂？」，答案正是替身本人。召請了半天，這下子可給逮著了！

問題是，誰是這個替身呢？答案當然就在謎題當中。因為一個謎語只有兩個參與者，一是出題者，也就是法師，另一個就是答題者（或聽題者）。而這個聽題之人（也是可能的答題之人）正是替身本人。在現實的情境中，讓我們回到儀式的現場來看，出題者仍是法師，而聽題之人就有較多可能了：一是事主本人，他也是第一個聽題者，因為法師就在他面前，另外就是旁觀儀式之人。但是我們又看到，口白中又再度提及替身的特徵，而這個特徵只有一人符合，那就是事主本人。這似乎是相當的矛盾，已經災厄臨頭之人，又如何能替代自己的厄運？讓我們觀察儀式中所使用的紙替身，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在紙替身的身上，纏黏著一張俗稱「補運錢」的紙錢，這是一種長方型的紙錢，上端印有兩個正方型的紅色框框，右邊的框中上頭寫有：「改連真經」，下方寫有：「此改連真經能改往年月日受人咒罵及消災改禍為福此真經」。左邊的紅框中，上端寫

著：「陰陽本命」，其下則印有兩排銅錢的圖樣，每一排銅錢各有三枚，在右邊的銅錢上頭又有字樣，依序是：「本命通寶」、「陰陽通寶」及「楠（補？）運通寶」。左邊的銅錢則沒有字樣，很有可能是銅錢的反面。所謂改連，是說改變厄運的牽連（註25）。更有意思的則是陰陽本命的說法，本命指的是一個人的生辰八字，比如說本命年，指的是與自己同生肖或同甲子的年份。本命可以分出陰陽，不正如歲與太歲的觀念同樣？原本無關命運好壞的紀年的「歲」，其反面就是「太歲」，是惡煞中的惡煞、凶神中的凶神。同樣地，本命（或陽本命）指的只是個人生命在大時序循環中的座標與所在，但是當這個時間座標開始運作時，遇上了大時序中屬陰的時序——太歲及其所統領的其他神煞，那麼就會出現反面（或負面）的本命，也就是陰本命。而整個祭改儀式要解決的也正是本命中屬陰的這一部份。前面提到替身可能就是事主本身，或是更貼切地說，替身正是事主生命中屬陰的部份——也就是他的陰本命。在儀式過程中，我們也可看到，法師在送走這些神煞之前，要求事主在對著關限中的替身哈一口氣，這口氣應是象徵著事主本人，此時紙替身才真正帶有事主的氣息，如此方能誤導煞神的注意使其捨棄事主而撲向替身。帶有當事人氣息的替身，身上又纏有事主本命中屬陰的神煞，替身可說是事主屬陰的另一個體（註26）。在儀式結束時，替身和天狗及白虎等煞星一道被送走，送走它們的方式有的是加以火化，有的則是拋入流水之中。不論何種方式，都是象徵替身為這些神煞所吞噬，而替身又正是事主的另一面屬陰的生命，因此我們可以說，祭改儀式中象徵性的死亡指的是個人生命中屬陰的生命之死。

結論

在整個補春運儀式中，我們發現和所有的儀式一樣，它蘊藏著豐富的象徵符碼。比如說：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陰陽觀念處處表現在儀式的運作

上。例如所祭拜的對象有陰陽之分，所以在祭品上也以生熟（生肉及熟肉）、貴賤（較貴的餅乾及便宜的餅乾）來區分。另外對於陰陽的處理則著重於驅陰補陽，例如祭拜媽祖的補運祭品是屬於「熱」的麵線及龍眼干，在祭拜完之後必需帶回家食用。至於祭煞用的小三牲，因是生的、冷的，所以必需丟棄。這種驅陰補陽的觀念也常見於民間對於補身體的作法上，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儀式名稱為「補」運。此外，星命術中的本命說也具體呈現了陰陽的觀念，而所謂的陰本命或是說本命中屬陰的神煞，其特質應是被動的、隱藏而不易被察覺的，這可由流年圖中寫在「當年太歲曾光星君」兩旁的對聯看出，上聯是：「戊己燕知先日避」，下聯是：「寅人蠖屈待時伸」。字句之間，可以看到所強調的是必需先知道（隱微其中的）災厄，才能「先日避」，而避禍的方法則是要如同「蠖屈」（語出《易·繫辭下》），意即災厄來時要如同尺蠖虫一般屈縮，如此方能「待時伸」。而這種隱微的訊息是要靠有識之士（如擅長天文地理之人）以及「有術之士」（法師），方能使人躲過禍端。此種隱微不易察覺的特質，也表現在儀式行爲中，當法師在作法念唱之時，其實他所針對的就是每個人的另一部份，也就是生命中屬陰的、不容易被意識到、隱微的那部份。因此法師所唱念的辭句不一定能被當事人所了解（在作法時，法師幾乎都是在口中喃喃念著，只有在求得聖筊之時才會大聲地說出），但那正是針對這個屬陰的部份的作法，所以當法師喃喃道出替身的謎語及謎底之時，被謎猜所吸引及引動的也正是當事人屬陰的部份。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儀式中與身體有關的意象，如替身的使用就是十分明顯的例子。前面提到替身是當事人屬陰的部份，而這個部份正是以軀體的形象呈現出來的。換言之生命之中屬陰的、隱微的意識，可能指涉人體的整體意識，也就是說，補春運儀式所針對的不只是單純潛藏在人心理中的危機感，同時也涵蓋到整個身體所意識到的危機。從這個推論我們又可試問：究竟人類潛在意識所包含的範圍，是否僅止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所言，是屬於「被壓抑」的衝動，亦或如容格所提出

的，它是一個比被壓抑的個人衝動還要更廣、更深的集體潛意識？而在儀式行爲這個文化設計中，可以看到它所運作的層面更接近後者。同時我們還可再進一步假設，這個潛在的意識不僅是大腦的運作，而是身、心兩方面的交錯運行。或者我們可再推論：人類的身體意識是一種極其細微及隱密的運作。上面的假設及推論有助於我們了解為何在儀式中，法師必需對著替身（其實就是當事人）喃喃唸著只有法師一人了解的謎樣的咒語，因為儀式所針對的身體意識和大腦意識不同，它不是透過語言的了解，而是法師和當事人在整個儀式進行時，透過語氣、心態、手勢等多層次的運作。或者說，人的身體意識和語言並無多少的直接關係，反而和非語言或是流露在語言之外的象徵符碼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因此我們是否可以說：在儀式謎樣的氛圍中，語言及日常的意識暫時讓位，而法師的喃喃咒唸及無休止的鈴聲，喚醒的正是一個更大塊，但也更隱密的身體意識。

最後我想以一則田野筆記來作為這一篇文章的結尾，那是在著手寫這篇文章之後的某一個上午，我又來到媽祖宮向朱道長請教幾個在撰寫過程中出現的疑問，他和往日一樣一面和三三兩兩前來問事的人們應對，一面回答我的問題。接近中午時，有一對年輕夫妻來到廟裏，拿著一件小男孩的衣服表示要幫兒子祭改，問其原因則是小孩的左小腿一直不明原因的紅腫，幾個月來不見消退反而愈來愈嚴重。朱道長簡單地了解事因之後，就穿好道袍為他們作起祭改補運的儀式。雖然是短短一、二十分鐘的儀式，其過程也是千篇一律，但是其中有許多微妙之處是我以前所沒有注意到的，比如說，朱道長在召請煞神之時就加入了一些和小男孩症狀有關的煞神；如：「損骨將軍」、「毒火夫人」等等。而最重要的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儀式的對象——也就是那個小孩，並不在現場。這種情形其實是十分普遍的，只是我一直沒有去思考它所代表的含意。是的，前面有關儀式的分析一直是以當事人在儀式現場為前提，然而現在前面所有的分析都要面臨無法成立的可能性，如果這篇文章中的分析仍然有其成立的可能性的話，那麼第一個我們要重新思考的是：誰是真正的儀式對象？在幾年的田

野觀察之中，我曾見到有婦女前來為求有外遇的丈夫回心轉意的；有母親前來為正值叛逆、闖禍連連的兒子要求祭改；也有為求子女婚事、子息而來的……。真正的當事人有的是無法前來，有的則是在毫不知情的狀態之下，如此一來，儀式又是如何發生作用的呢？是否如同儀式所要求的，只是藉由當事人的衣服即能傳遞訊息？或者是透過捧著當事人衣服的親人（關係人）而發揮作用的？

在此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心理學的議題：那就是當事人的定位。在現代的心理諮商之中，一貫以敘述者作為事件的第一人稱，並以此建構整個事件，如此一來事件的起始與結束也僅止於當事人，也就是說若有任何改變或影響的企圖，都是針對事件敘述者而進行的。然而在傳統的儀式中，整個事件的進行則是相當地吊詭，首先是儀式對象的多重與不定，在前面所舉的例子中，表面上那個小男孩才是儀式的對象，但是對法師而言，來到他面前尋求解決方法的人們才是他的「對象」，而整個儀式就是在這種名義上是為著他人而作的氣氛之下，實際上卻是針對敘述者所進行的。在儀式的意義世界裏，事件的建構是如此的多重及不定，因此透過儀式所影響的層面也十分曲折迂迴。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探討事件中每一個可能的面向與發展，比如說男孩的父母在男孩的腳疾事件之中，扮演何種角色？經由儀式的過程，又發生了何種意義上的改變？而在儀式過後，被帶回的衣服或是配帶與服用的「符仔」，又在男孩的身上產生何種意義上的衍變？推論至此，發現整篇文章其實只是試圖尋找某種意義上的可能性，而非事件的必然性，因此這樣的探究是可以無限的沿續下去，而這一篇文章僅能作為一個可能的開端。

註 釋

- 註1：由於兼習有關道、法二門的儀式傳統，道士或法師的身份有時是完全混合在同一場儀式之中，很難作絕對的區分，但如果就儀式本身來看，仍然可以區分出其不同的傳統。
- 註2：本文所根據的田野調查工作時間，乃是從民國85年10月開始直至87年5月止，除了集中在春節期間的補運儀式之觀察記錄之外，平時在廟中所進行各種祭改、補運儀式，也都在觀察的範圍之內。
- 註3：朱道長年約四十多歲，本名朱建成，小名堃燦，父、祖三代均擅道法，道壇位於台北縣蘆洲鄉的顯妙壇，平日朱道長大都駐守於大稻埕媽祖廟中。朱道長本人師事桃園客籍道長黃乾，其道法傳承屬北部正一派的劉厝派道士，有關台北一帶的正一派道士傳承，參閱勞格文（Jhon Lagerwey）著，許麗玲譯〈台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民俗曲藝》第103期，頁31-47，1996.9。
- 註4：In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Edition By Holmes Welch and Anna Seidel, 1979,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 註5：參見劉波、張文主編，卓曰編撰，《四庫全書術數大全——算命術、星命術》，海南出版社海南國新聞出版中心，1994.6再版。
- 註6：這是一則普遍流傳在民間的傳說，至於相關的歷史文獻的記載則有待進一步的考據。
- 註7：這張流年圖普遍為北部正一派道士所使用，並以此作為平日為人祭改、補運的推算依據，至於其來源，朱道士謂：此為台灣中部一星命家「鐵筆子」所傳。坊間也常可見到類似的流年圖，因此應是相當民間化的星命圖。
- 註8：這十二神煞又稱為「流年十二神煞」或「十二月建」，也都是傳統星命學中的術語。參見註3。

- 註9：流年圖中屬猴的那一欄之下寫明「安太歲」，其下又有解釋「宜送歲破」，也就是輪到第七歲破星。另外屬羊的有「紫微星高照」也就是第八的龍德星，還有屬蛇的應是第十福德星，但流年圖中只註明「偏沖」要「安太歲」，其下註解是「年煞宜蓋魂」。
- 註10：當然這是一個大致的區別，但是事先預防和事後補救的區別有時也會出現在同一場儀式中。
- 註11：在台灣民間，這些關口的名稱，除了有十二神煞之外，還有兒童過的「童限」，也是以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為儀式的對象，因此也和時間、時序有關。
- 註12：原本是在左側的太歲殿舉行的，因為與安太歲儀式有關，但因今(1998)年太歲殿翻修，所以才改在註生娘娘殿，而註生娘娘又與法師所崇奉的主神三奶夫人有關。
- 註13：參見註3。
- 註14：同上。
- 註15：參見附錄流年圖。
- 註16：參見袁樹生著，《為你解通書》，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11。
- 註17：蓋魂儀式也是北部正一派道士日常所行使的小型法事儀式之一。
- 註18：在法師的手抄本中可以看到，這一段祭改儀式又稱為「解祭天狗白虎五鬼煞神關限」。
- 註19：宗教與巫術之區別是個傳統的宗教學及人類學議題，時至今日甚至有學者會認為此議題本身是能成立？不論如何，在實際的田野調查中，北部正一派道士特殊的「道、法二門」傳承，十分明顯的觸及這個問題，關於這點，朱道長的說法是：「在我們行內，有所謂：『法是開墾，道是流水。』」這句話生動地描述出法術儀式的主動性（可操縱）及道教儀式的儀禮化與被動性。
- 註20：在法場儀式中又稱這段儀式為「祭外方」或「送外方」，常被安排在

下午時進行。

- 註21：召請的神煞還可視實際需要增加，比如說有小兒則加請「婆姐夫人童子關限」，若有孕婦則加祭「流蝦紅艷」。
- 註22：「蘆薯」，問過幾位法師都不知其意為何。
- 註23：從法事儀式的抄本文字中可以看出，小三牲及餅乾除了用來祭拜煞神之外，也同時用來祭拜替身。在儀式過後，這些祭品並不由事主帶回食用，而大都是由法師帶回去，在此我們又可看出法師所扮演的除了是人神之間的仲介之外，同時也是某種程度的替身及犧牲。
- 註24：根據法師的說法是：祭拜煞神的食物不能太過豐盛，唯恐煞神因為此處「招待甚佳」而不肯離去。
- 註25：這是法師所提供的解釋，道教儀式中也有將改連解為「解冤釋結」，意即「解除前世今生所犯、所牽連的種種罪愆」，不過在整個補運及祭改的儀式中，我們可以發現較接近前述法師的說法，道教中的解罪觀念在此反而不甚明顯。關於此點感謝審閱此篇論文的教授所提出的問題及參考資料。
- 註26：關於替身為事主本人屬陰的部份的觀念，要感謝林美容教授毫不吝惜地將其看法提供出來作為筆者分析的靈感。同時也感謝討論會當日與會的多位教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參考書目

呂錘寬

- 1994 台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台北：學藝出版社。

卓日

- 1993 算命術、星命術。四庫全書術數類大全。劉波、張文主編。
海南：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

袁樹生

- 1994 為你解通書。台北：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許麗玲

- 1997 台灣北部紅頭法師法場補運儀式，民俗曲藝 105:1-146。

劉枝萬

- 1974 閩山教之收魂法，《中國民間信仰論集》，頁235-250。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二。

Hou, Chin-lang (侯錦郎)

- 1979 The Chinese Belief in Baleful Stars, in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Edition by Holmes Welch and Seid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gerwey, J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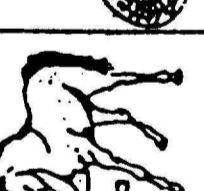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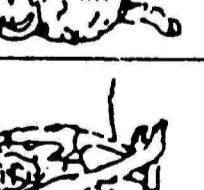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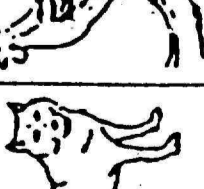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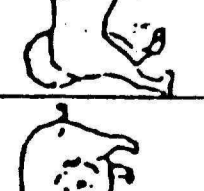
- 1978 Les tete des demons tombent par milliers, Le fachang, rituel exorciste du nord de Taiwan, *L'homme* 101 pp.106-116.

附錄一：流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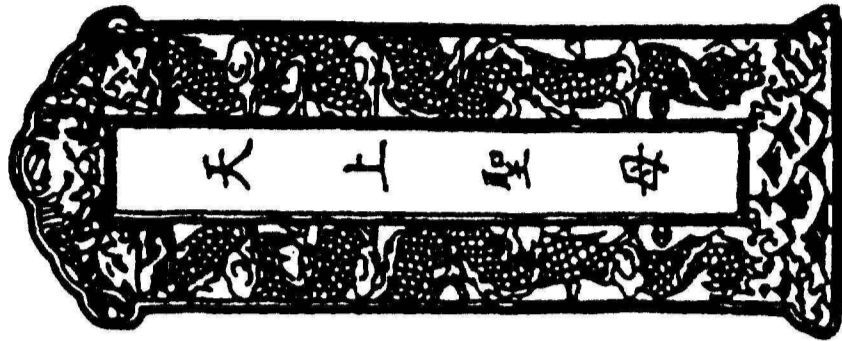
恭賀新禧

民國八十七年歲次寅寅

請閣下今年看閣下

<p>台北市慈聖宮 大稻埕媽祖宮 道士朱建成（雙燦）</p>		<p>朱明理擇日館 擇日、命卜、專門吉事 宮址：台北市保安街49巷17號 電話：二五五三九九七〇、二五五三九九七六 住宅電話：二五九五三二九八</p>		<p>農曆正月初二日起開壇 保安運祭送歲</p>	
<p>戊己燕知先日避 當年太歲曾光星君 寅人埋屈待時伸</p>		<p>元旦焚香開門取子丑寅卯時大吉 出行取卯時向東方啟行大吉 焚香開門取戌時大吉</p>		<p>開 正月初五日卯時 正月初八日午時 正月十四日戌時 正月十七日卯時 正月二十日卯時</p>	
<p>寅戌次歲年七十八國民 氣運的今年閣下看</p>		51 3, 15, 27, 39	制 喪 門	高田不及低田好，富貴年中破損多 四時不入病喪家，莫切貪財凶鬼邪 勿行喪探病以免招殃	
		50 2, 14, 26, 38	太 陽 拱 照	天空占宮，休管他人事，莫中口舌 之非，自免是非破財 莫說太平日，須防不測奇	
		49 1, 13, 25, 37	安 太 歲	太歲當頭座，無災必有禍 寧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 宜安太歲星君以保平安	
		60 12, 24, 36, 48	制 病 符	若無光中慮，恐有暗中憂 勿入病家 勿食食物 補運祭送化安 事事如意	
		59 11, 23, 35, 47	制 天 狗	仗然跋涉無些利，奔走勞勞任費心 好善積德，循道而進 宜制天狗化解	
		58 10, 22, 34, 46	偏 (安太歲) 沖	莫要妄想趨頭利，定有刑傷費心損 勸君且守前州地，莫貪東災一城地 守舊為上，勿聽聞言年然宜蓋魂	
		57 9, 21, 33, 45	制 白 虎	馬行石子路，行人勿加鞭 大車休改曲巷走，小舟莫向水中搖 宜制白虎血光，可保無憂	
		56 8, 20, 32, 44	紫 微 星 高 照	雖是勞心並努力，一年四季利汪洋 莫道小舟將到岸，須防一陣宿山風 有喜逢安安為貴，無事事端來	
		55 7, 19, 31, 43	安 太 歲	色慾詳慎破財慮，事能忍耐可無憂 美中不足，浮沉不定 安奉太歲，宜送歲破，可保無事	
		54 6, 18, 30, 42	制 死 符	命運衰時休妄想，百凡通達不須言 探病代人病，見屍惡煞宜，明妙 勿貪不義之財，宜補運祭送	
		53 5, 17, 29, 41	制 五 鬼	莫被小心將事買，破費財物又徒勞 交友小心，凡事，思而後行，切勿自誤 聰明，宜送五鬼	
		52 4, 16, 28, 40	偏沖安太歲 小兒制太陰 桃花	守時持運家安泰，花天酒地莫外求 男人須防美人計，能辨百文風波 年刑宜蓋魂，成人宜祭桃花	

附錄二：補運疏文格式（原件為黃紙、黑字）



呈進

伏以
聖力威靈招百福
神光顯化除千災
今據

求之即應
感而遂通

臺灣省
通立疏宣經讓災解厄延保生運助旺元辰祈安植福

家吉宅居住奉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信士	歲	月	日	時

暨合家人等全誠心叩干

聖造具呈意者但念

誠恐命內侵犯天災地曜魔王鬼兵亡神劫煞五方什煞慮凶星而拱尅恐惡煞流年歲君
以交攻欲消災而地吉謹端肅以投誠恭伸禱祝祈添壽齡合家欲求平安思無可保之方
當有求安之路合家人等誠心涓此本月日大吉仗

道上聖母立疏保運求安添福星而益壽仰大曜以祥光香主虔具香燈嘉菓金帛等式懇求
列聖尊神案前呈進為民作主

乞恩庇佑命內屆今向去凶星退散吉宿運宮
災隨電掃福向雲生星辰光彩命運亨通賊軀無恙降福有祥紅顏奇秀華髮長青合家地
吉老少康寧子孫代賢益斯繁盛所求如意至誠如神等因右具文疏申

上

天上聖母順風千里二大將軍觀音佛祖關聖帝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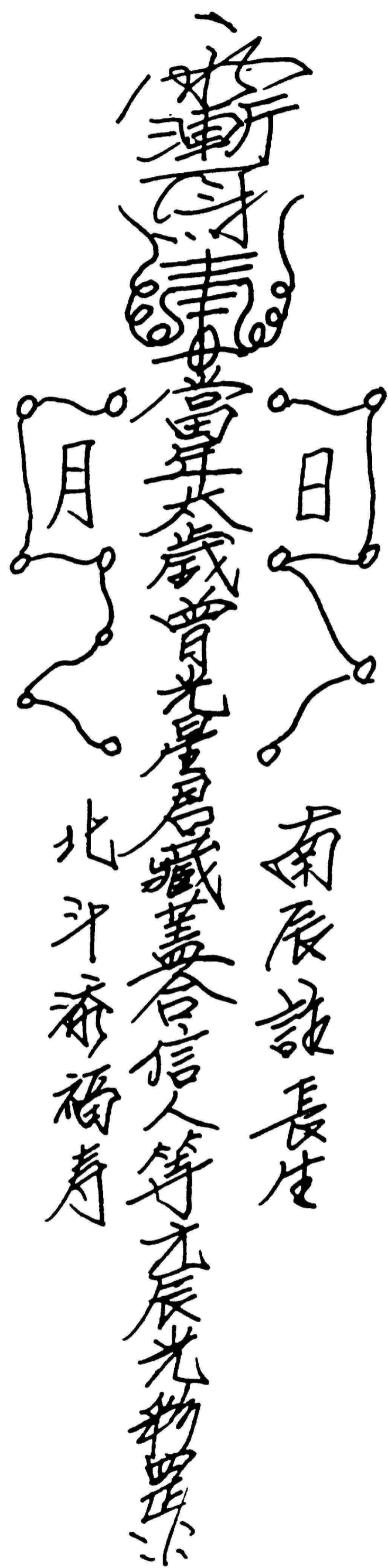
文昌帝君註生娘娘福德正神黑虎將軍合宮等神

伏惟昭格謹疏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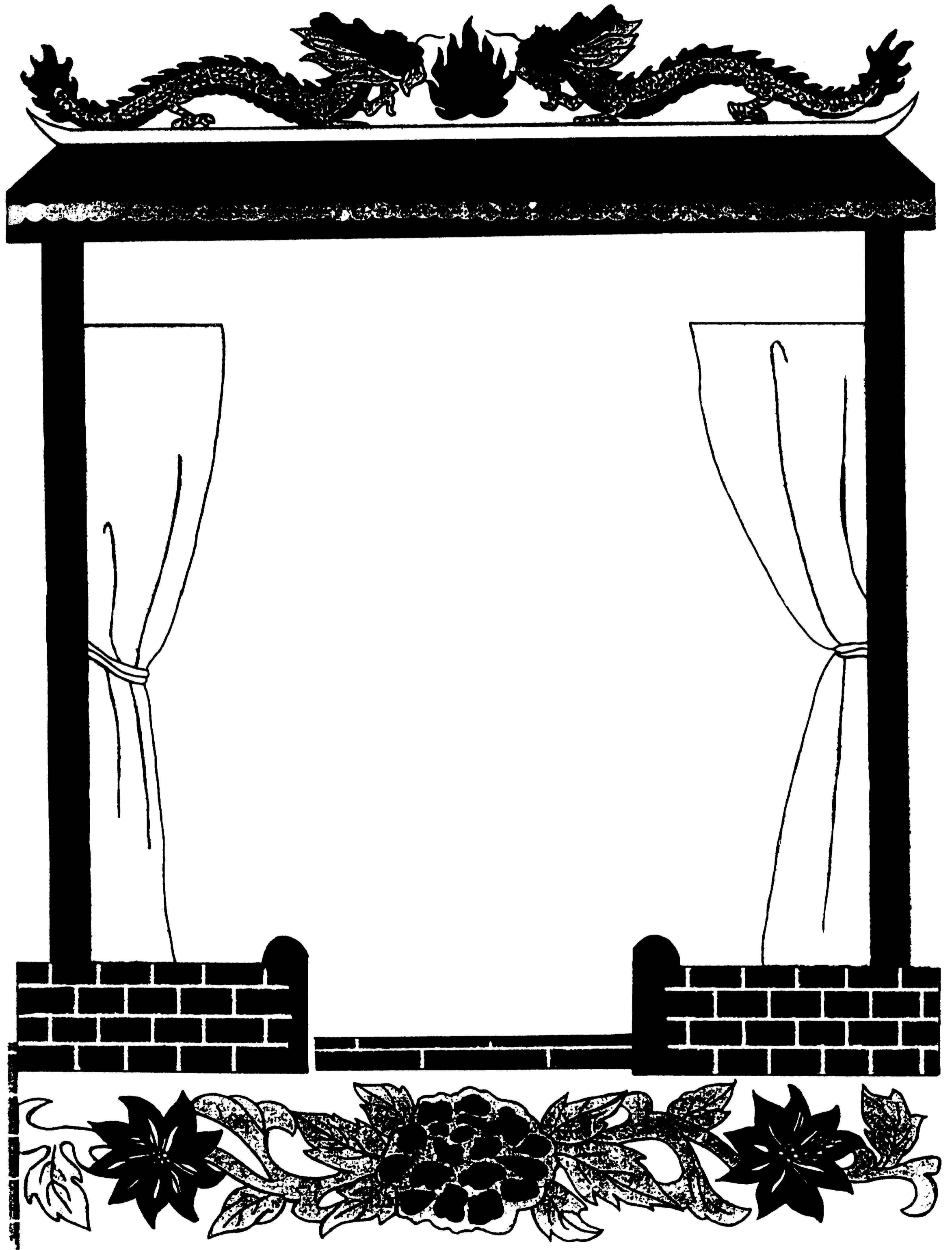
聞

天運 年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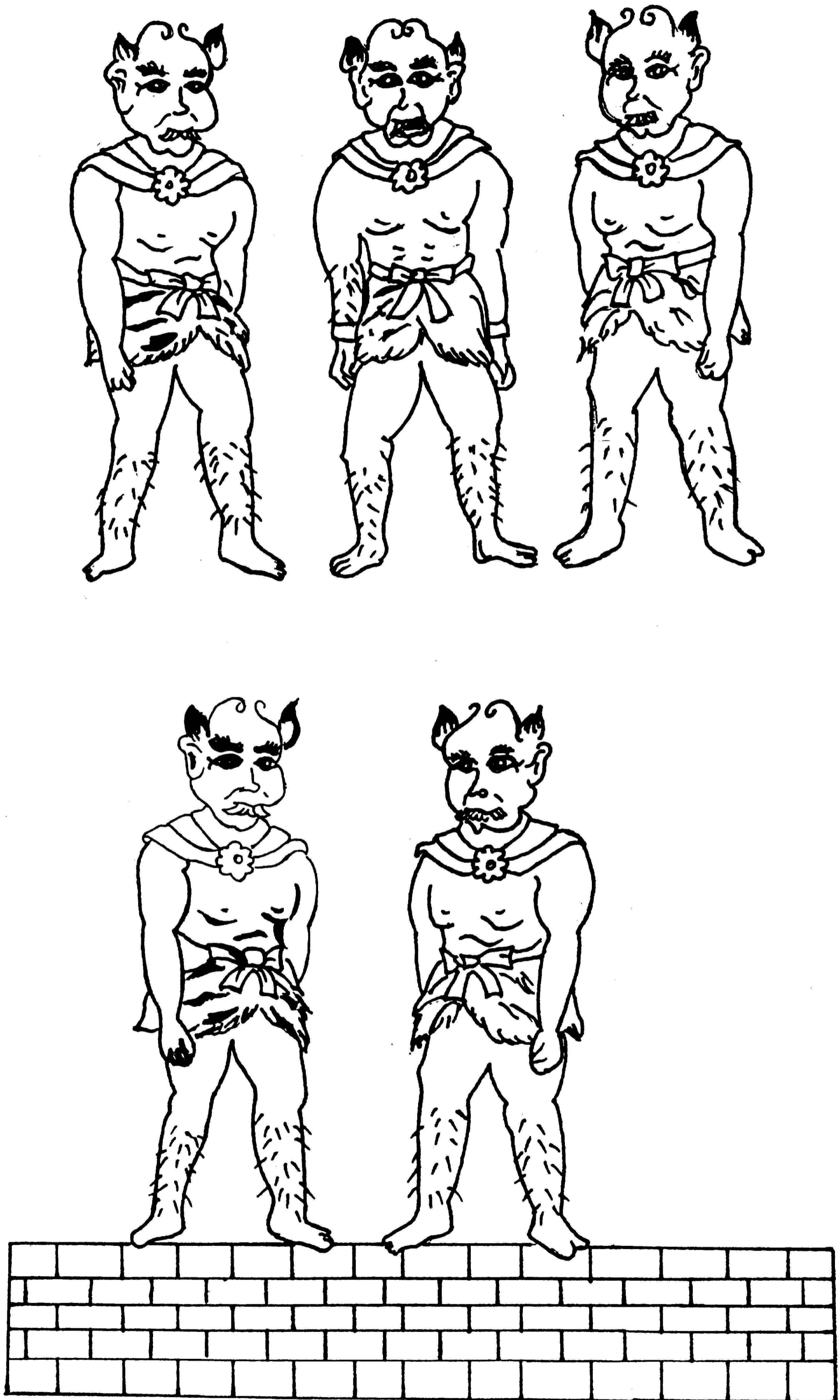
日具文疏下民九叩百拜上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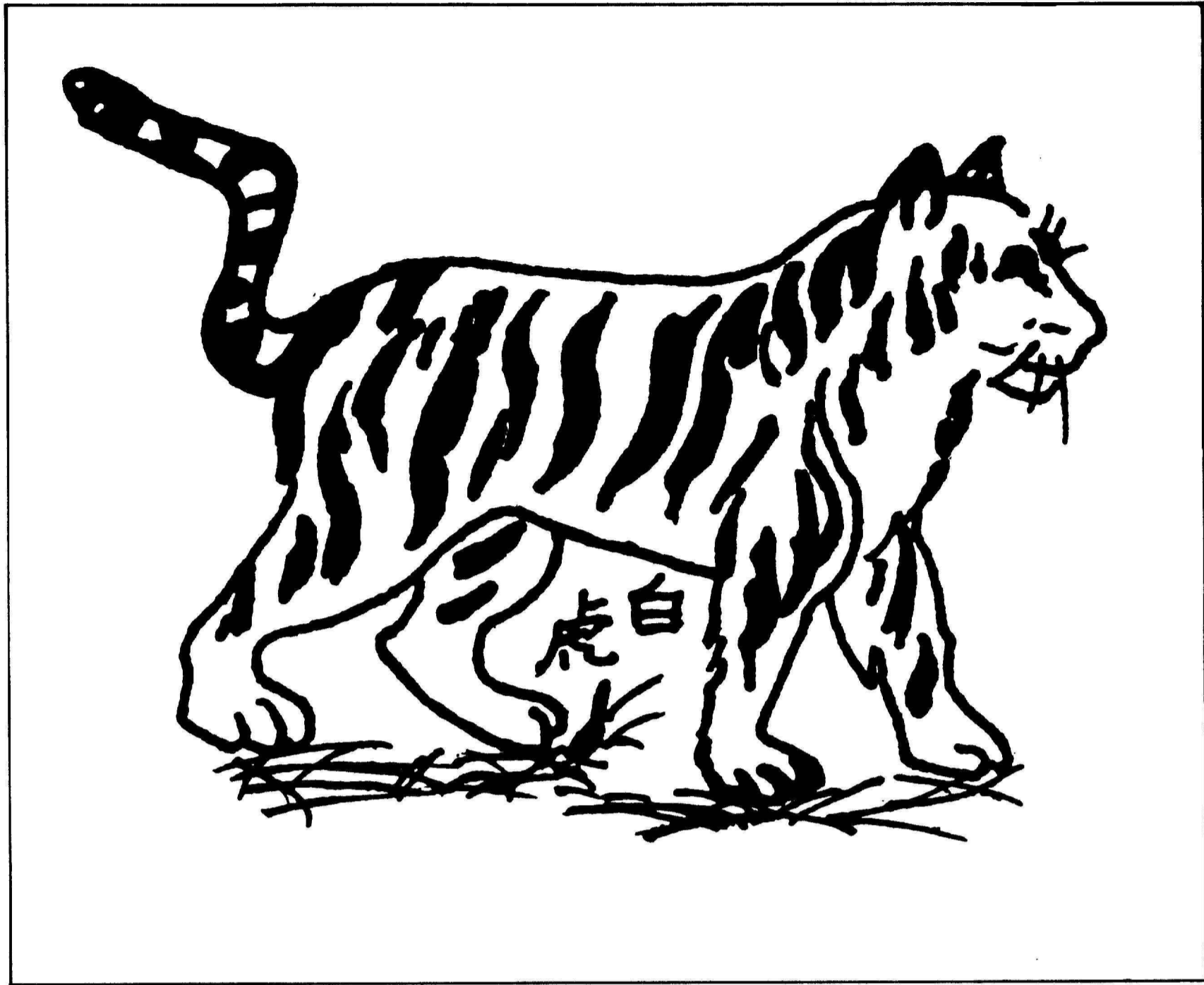
太歲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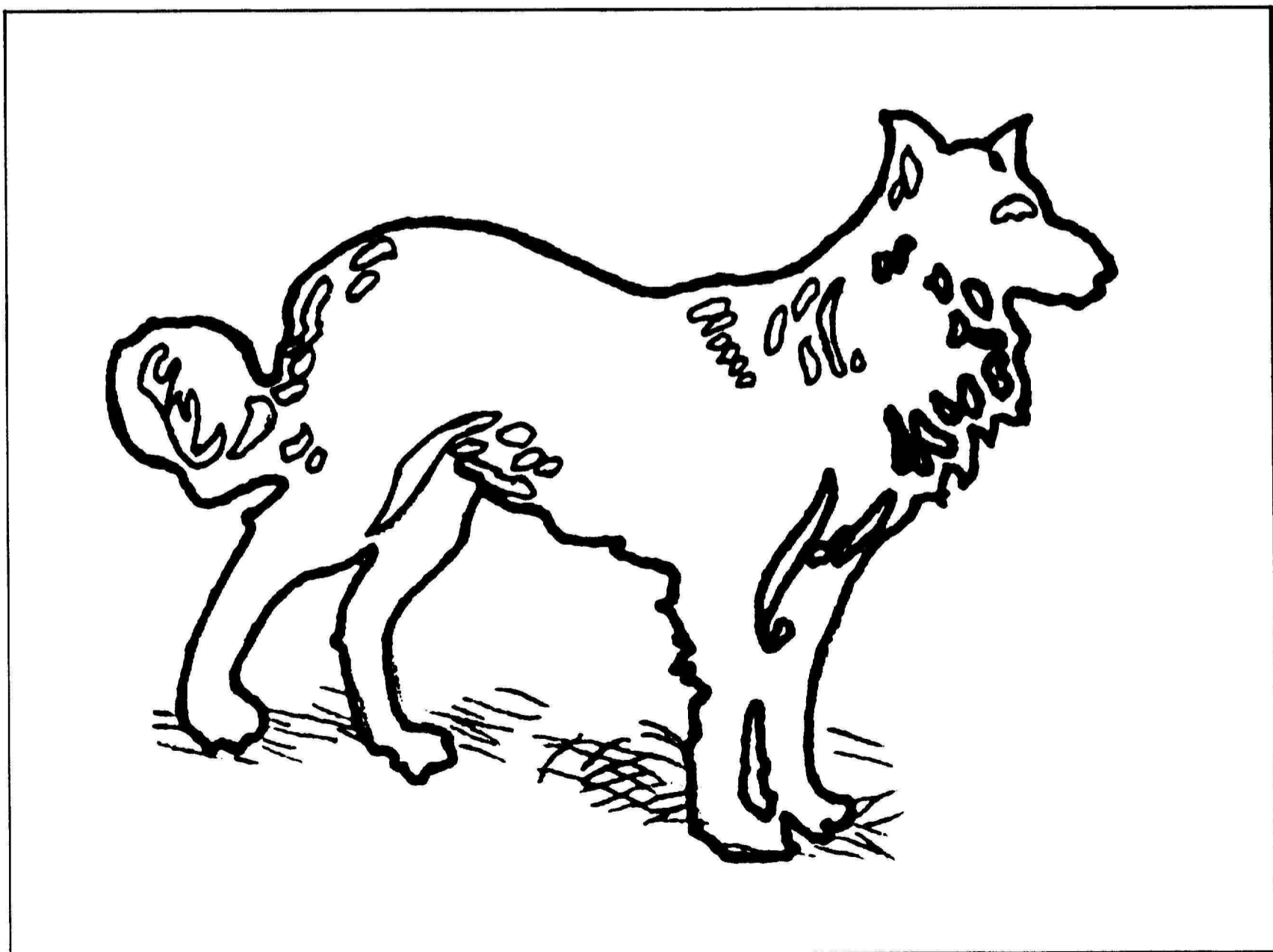
「關限」上面的圖樣（繪圖：高宇衡）



五鬼（繪圖：高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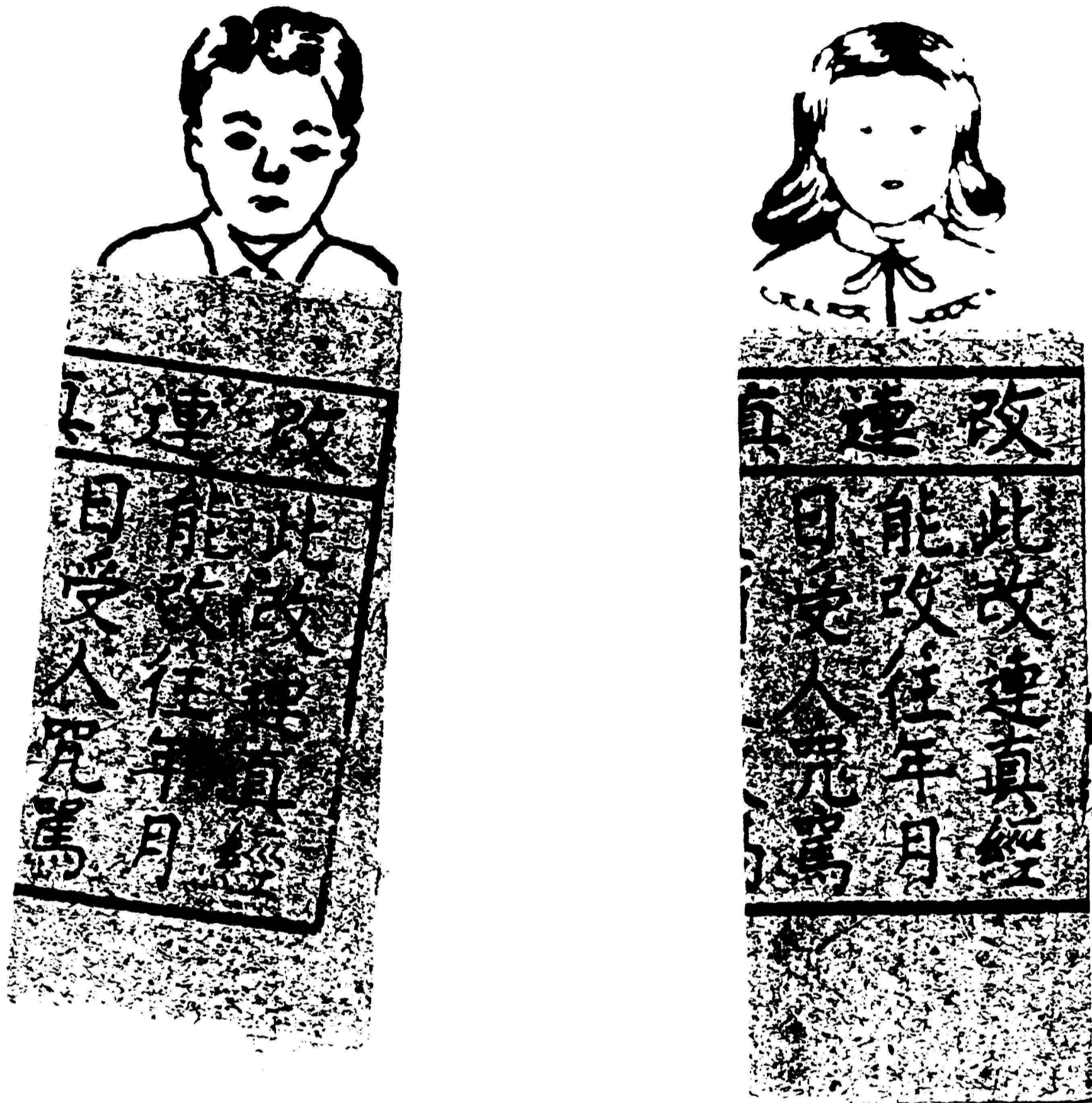
白虎（繪圖：高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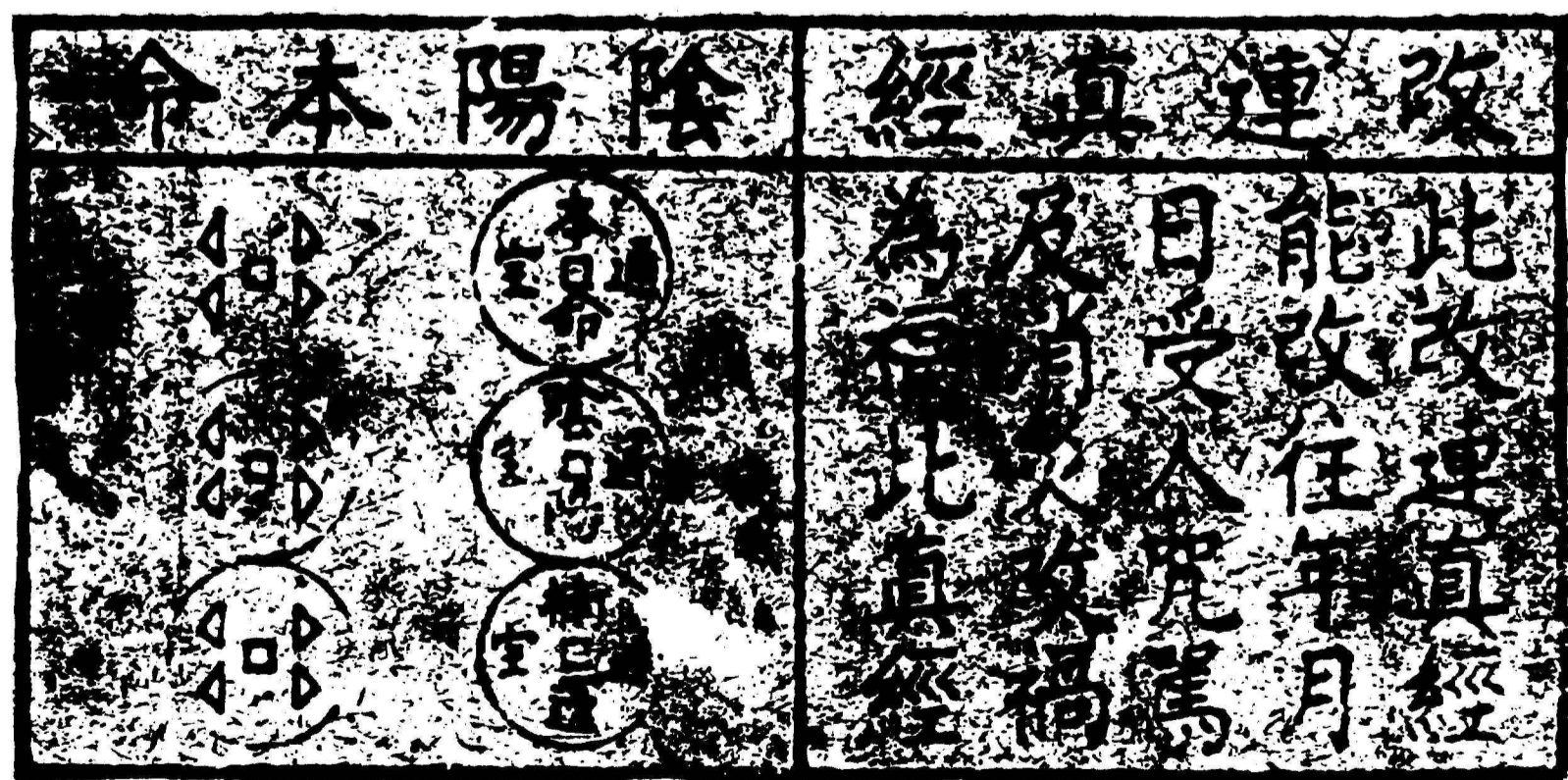
天狗（繪圖：高宇衡）



童替身（繪圖：高宇衡）



男、女替身



改連錢（或本命錢）



照片一：法師向眾神宣示補運的疏文（攝影：李燦郎）



照片二：法師在安奉太歲的符令之前為信徒救太歲符
（攝影：李燦郎）

（發命本類）發影新



照片三：
祭改的法事儀式中，法師以
香枝為替身開光
（攝影：李燦廊）



照片四：
法師手持紙紮的關限，觸碰
信徒的頭部，為其解脫身體
的不適（攝影：李燦廊）



照片五：
法師要信徒對著關限吹氣，
如此一來所有的穢氣就都可
被替身帶走
（攝影：李燦廊）